

95.7.21



黎肖嫻

回歸文化震盪

新婚朋友約我到馬鞍山新港城新居聊天，說：「房子粉紅色，很易認。」果真如是，自那天起，粉紅色就像見鬼般闖進我的世界。一天在家對面的茶樓吃早點，赫然發現我的屋邨外牆，不知那時起也繫上粉紅色。又一次乘電車沿英皇道西行，嚶！新建建築物如雨後春筍，竟也粉紅色的多。那天路過沙田，遙望朋友住的浸大外籍教職員住宅靜伏於穗和路盡頭的山頂上——也粉紅色！就連那次去松板屋買內衣，女售貨員也遊說我粉紅色的好。難怪！住自己身上瞧，原來穿的裙子（去年回港度假買的）也見鬼地淡粉紅！

與香港闊別一年，「怪」事還多着哩！走遍銅鑼灣，從前常去的「甜甜屋」不見踪影。朋友又說我從前「拍拖」最愛去的 Hotel Victoria 的下午茶及晚飯自助餐跟那段感情般已成歷史。專程到波斯富街「科藝」租部錄影機陪伴兩個月的暑假；分店不見了，朋友勸說港人富裕，電視錄影機都是隨意買隨手棄掉的，「科藝」不再派用場？反而，報上讀到壽終多年的紐約「戲院」回魂，又在賣着獻映廣告。一位服裝店員遊說女顧客買一件粗格子的旗袍，說像極三十年代上海女性（想起阮玲玉在《三個摩登女性》中的扮相）。八十年代初「行為不檢」的中學女生稱「油脂」；如今「油脂」變「老泥」，愈變愈髒！從前港人吃狗要躲着吃，近來卻流行光天化日之下狗咬人……

（編按：文潔華公幹離港，黎肖嫻暫代一月。）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地獄紐約？ 95.7.22

人聽見我來自紐約，多回以一臉疑色，問及我安危。關於外人對紐約的迷信、謠傳、想像等，紐約人可瞭如指掌，適然受落。例如我初到紐約大學……

還未安頓，輔導活動的第一節就向千幾個外國新丁擲來一大疊生活適應提示：「強姦受害者該做與不做」、「如何辨別街頭騙子的把戲」、「如何享受安全的性生活」（奇怪沒有免費安全套派發！）。還有如何使用地庫，出外要在口袋給晚上回家可能遇上的「賊毛」留廿元，免因小失大等。

主持人更開門見山地問：「誰打算畢業後留在美國？」瞬息間，大半以上有這種需要的人消失於另一個大房間接受「特別」輔導，餘下的小半還隱約可聽見主持人及時吞回去的那句話：「別裝蒜！我知道你來這兒幹什麼！」同一天黃昏，是電影研究系首個迎新項目，系主任起首就說：「讓我們先低頭靜默兩分鐘，紀念剛去世的X X，也是本系歷史上第五位死於愛滋病的同學。」這些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三年來我未遇劫過，卻有朋友家給爆竊，電腦金錢原封不動，十年心血蒐集的拉丁美洲及非洲音樂唱片盒帶卻給全盤洗掠。我家近哈林邊界，用的是哈林區內的郵政服務——熱情、個人化。常論到西方如何在影像「再現」上扭曲他文化的本相，看來紐約也長久成爲荷里活「再現」功能的犧牲品呢！

95-7-23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龜兔賽跑

朋友的雙親參加了從香港出發的美加豪華團，自西岸起遊遍各大城市，眼界大展。聽說最後一站為紐約，到達後導遊的語調即起了變化，先前熱烈的風光介紹頓成危言聳聽，着團員小心出入、別妄故離隊，還舉出實例，證明紐約市罪惡滔天。其中一例描述紐約的某條街道，有人由街頭起還未走到街尾已給人劫了四次。朋友轉告於我，我笑彎了腰的同時，不禁好奇的猜想這條街究竟在哪裏，想有空定要找個替身去觀光實驗一下。忽然想起最近另一朋友說的一個故事，好像得到點靈感——龜兔賽跑第三回合。

話說許久以前龜兔跑，龜擊敗兔，留下千古公案，兔忿忿不平，認為貪睡而敗陣並不算龜真正的勝利，遂產生再戰。結果第二回合也給聰明的龜出妙計避重就輕再度勝出。兔立定決心，提出第三回合再賽，強調這次只准「跑」不可取巧不能有小動作，餘下賽例任由龜訂定。結果……龜還是最後勝出。為什麼？龜施行使合法權力提議賽程由東面最東的地方至西面最西之處（成人語即環繞地球一周）。龜命長，兔命短，路太遠，兔雖大大超前，未完全程已氣絕身亡呢！龜雖然慢，走了幾千年終歸還是首先到步……

認識紐約的人都知道百老匯街由南端向北全程伸展（至二百幾街）貫穿整個曼赫頓，要走大半天才完。我這答案就算不對也該給一百分吧！

95-7-24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這樣的一個周末

一直以為向親密朋友才用「打開心窗」，跟普通朋友天南地北輕輕擦着話兒便是，直至這天……

周末的早上在 Delirance 遇上像我般在美國住過幾年的朋友，閒說間不覺扯上了「麥當勞」，便隨口向他說：「麥當勞嘛！仍用發泡膠盛載食物，漠視環保，我早已進行個人抵制……。」怎料說時遲那時快，言猶未盡，朋友已向我展開反調攻擊，一大堆什麼同情麥當勞生意人利潤立場、管理上的技術性困難，香港人未達廣泛認識環保的成熟程度大條道理直衝着我周末鬆怠下來的辯說思維。

半溫半冷之下，我還是努力的從世界資源、社會良知、公民責任、個人權利義務等等理據流水賬般數一遍，當然朋友最後的質疑還是：「即使你個人抵制還是改變不了什麼！」於是我又要從身體力行的重要性出發，輾轉提到「嘉士伯」美腿廣告風波為實例。

真見鬼！話一出口，我知道這回又非要半句鐘不可。於是我又從……一闡述。自己一面說，耳中響着一把女中音在咖啡糕點味中喝斯底裏的翻滾着，十數對眼睛盯過來……

踏上街呼一口氣，給洒落的一身驟雨還未揮發，剛走在正午烈日下冒出的汗臭已滲透全身。喘着氣，慶幸藝術中心三樓還有一張靠着窗的桌子。

望向維港對岸山頭壓着的一片灰雲，耳邊顫着空氣呆滯的「嗡嗡」，感覺一片迷糊……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動力重燃

95.7.25

一位博士班同學花了兩年時間接受心理治療，要找出為何一生暢順、智慧過人，卻活在莫名的焦慮驚恐中。直至最近，他偶然發現了一宗家庭秘密，一直像在摸黑的他頓時在「光」之下看清方位和真相，心靈上像開啓了一扇窗。

一位前記者同事參加了 Life Dynamics 而重拾生活的信心，事業上得具體突破。我雖對這類向思想進行密集式操練的活動有保留，但每想到朋友近日的進取，為他高興還來不及哩！——尤其想起一年前他二度離開傳播界的那份失落無奈。又可有許多人還懂得解結的那種釋然？

成人世界講的是修飾門面，活力理想失落視為必然，趨向實際、擬視物慾滿足是「成熟」的出路，我這些想法或過於犬儒？於我——沒有比生命得轉機、動力重燃更美麗動人。

很久沒有心靈躍動了。最近，卻有幾件小事叫我暗自欣然淌淚。
跟一隔別五年的中大同學重聚。從前他總是不能自己，滿腦理不漚的困惑，像世界都欠他什麼似的。如今他自信而有活力，在商界找到有前途的工作，還有親密女朋友。他回顧說：「雖久為成年，卻一直賴着少年階段拒絕長大。」朋友得的常人眼中不過視為等閒，珍貴的是他在自己人生崎嶇路上移平了一些小丘，修直了一些歪路，不再顛簸。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寫」的故事

95.7.26

提筆寫，就不期然想起「寫」這個動作……第一次「寫」我還念高小，看罷《寂寞的十七歲》，就買了日記本，像女主角唐寶雲般，把心中鬱結，父母對我的「欺壓」統統寫下來。
寫，曾是我接觸內心世界的重要渠道。足有五年，我每天早上都有規律的坐到桌前，合上惺忪睡眼，把腦海中隨機掠過的意念記下來。晚上，又把那天循環現過的思潮紮下來。那段日子，我覺得和自己很近。五年後的某一天，我突然覺得很疲倦，此後就沒再這樣「寫」了。

接着的三年，我癡了般寫情書，跟一個我愛的男人維持遙距式的戀愛。那時候，我發現了「寫」的許多秘密。一片靈感經白紙黑字化後，往往生出另一條生命來。文字寫出來的自己，總比原來的自己更完整、統一。一句愛意的話，寫的那刻可能只是一種衝動，一種即時性的呈現，指向或或許是某個晚上催生了這句情話的月色；讀的對方，卻可能把它看為說明、陳述語句，甚或海誓山盟。一句抱怨的話，到閱者手中就成為沒法再收回的永遠的控訴。之後，我再不願意跟人談遙距式的戀愛。
還有三年，當記者的日子，我也寫，寫盡別人的故事。那三年還頗有些療養作用。過去三年在紐約研習電影，已漸漸沒有寫個「我」字了，如今，我又提筆，「我」……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95-7-27 法國魅影



生長於香港，常覺這塊英屬的殖民地四處有着對法國（其次德國）一份特別的傾慕。法國留學歸來的，總是比英美回來的高格一點。自由、驚豔、浪漫的，都要在法國實現。殘缺了的自我、失落了的人生意義等，都像在巴黎街頭發作了。這就是港人的「自我」給納入以西方為主體的自我成爲附屬客體，永遠的「他我」。「饒了我罷！」今天讓我竭一竭：拋開這些叫人頭昏腦漲，且從西歐移植過來的術語。

沒想到的是，這個法國幽靈，竟給我在此炎夏的一個早上在港大圖書館又遇見了——在九九三〇年的香港。黃脆的紙張翻開了，一篇以「凡演法國故事者爲良片」題的手寫剪頭就說：「法國繁華中之下，奇事亦至多，故戲劇每多取材於其神官野史而編演之。因其所取之事類多曲折離奇……善觀劇者遂莫不擇巴黎故事之劇而觀之矣。考本院所演各片之最能叫座者，亦多取材於法國故事……」

教我驚訝的，是這篇六十五年前宣傳荷里活電影的本地文章，已概括了一個至今仍牢固屹立的複雜的跨文化關係：今天，不止在香港、中國或台灣，即使在美國，電影愛好者的眼中，歐洲電影才是藝術。我最討厭那些去歐洲旅遊過的人向我白眼說：「什麼？你連歐洲也沒去過？」我自知好「癩」！同時，又蠢蠢欲動地要去一趟。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95-7-28 鄉土



如夢如真。烈日下傳來雙親的聲音：「這列房子的腳底下從前都是鄉墳……這亂草堆本是個魚塘。」上一趟踩故鄉的土地我才三歲。這許多年，故鄉的事就只有腦海中幾幅零散的景象，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殘留的兒時記憶，哪些是雙親的描述啓發我構想出來的。

菜市場。割好了的豬肉懶洋洋的躺在肉枱上，像患了貧血症。蹲地的菜販串着話兒，見母親走過都給她打招呼，彷彿這麼多年來她每天都從那裏走過。走進一列接着一列的矮磚屋，門檻下坐着搓炮仗及幹着各種小活的婦孺與孩提。小街窄巷上穿梭着，每個角落都是母親的親朋。忽然，我在她臉上看見異樣的飛揚神采，是歸家的喜悅？在這個廣闊的天地裏，我意識到母親的另一條生命——它，不會與我接連。

挪開鐵鎖後再推開兩扇木門，是外婆離世前躺了一段日子的祖屋。此刻滿地盆碗，長木棹堆疊着擠滿廳堂角落。移步到塵封的臥室，不由自己的提起相機，「咔嚓」一聲，我的心「砰砰」的跳，想着沖出來的照片會否掩映着外婆的陰容。兒時的枕邊故事都是外婆講的，六年前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芝加哥近郊的居所內夢見她，到「六四」後回港，才知道她已在數月前歸西。最後一次見她是八年前？九年？還是……

45-7-29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表姐，你好嘢！

從廣州市開車一個小時來到增城縣的新塘。這是個縱橫十幾條街的視聽音樂城。父親隨意的左右轉了幾個彎，便毫不費力的找到一個我從未謀面的表哥的電視專門店，裏頭或遇上了三個了不起的「表姐」。

一位熟客領着三個來自東莞的男子走進來，還未站好，我的表嫂、表姐及一女助理便像唱歌一樣，把「索尼」(即 Sony)及樂聲的各種大小型號、功能產品向他們熱烈介紹。四個男圍坐在滿壁電視畫面面前，沒有幾句話，只開笑的觀賞着螢幕上由雷射影碟播放的《侏羅紀公園》及《聰明笨伯》片段。男人坐上了大半個鐘，三位體態輕盈的「表姐」便開始按着客人的一翻指點，把巨大的紙皮箱一個一個頂下來，用熟練的手法把電視機抬出來、接駁好電線、調校影像，又重複一遍她們已唱了好幾次的「特別性能」，

又再把電視放回箱內。一片混亂中，還有兩個青年中途插入，為着一部連打開來試播也沒工夫的小型電視講價，結果減了廿元交易成功，表姐們遂又回到四位「鄉里」中間。我的表哥嗎？一直悠悠的坐在一角觀看，直至其中一人為着有「麗音」和沒「麗音」差一千元的標價而吵鬧着，才出馬調停。

那個早上，三位表姐售出電視共五部，其中兩部廿九吋「索尼」及兩部廿五吋「樂聲」。又把各類電視坐箱損出損入不下五次。私下回到家中，我看見的是「表姐」們賢妻良母的一面。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45-7-30 大開眼界

上大陸遇劫本不算什麼。上周末，我卻大開眼界。

走過廣州市中國大酒店外十字路口的天橋頂，忽聞媽在後面叫：「搶嘢呀……」還來不及回頭，原先走在我前頭的爸正在我面前疾風而過。一個箭步、三數秒之間，他就隨搶匪尾後消失在天橋之下；媽亦本能的飛奔隨後。接着的幾十秒，我這個平日滿腦子無烟智慧的摩登城市人——真羞愧！只呆在那裏不知所措。追？**閉**時我連上梯級也喘氣！呼叫求救？多尷尬！而且平日我連跟欺負我的男人吵嚷也不懂得叫嚷……天橋頂很靜，滿目興致勃勃的路人爭捱着欄杆往下看。兩把年過六十的老年人的喊救聲在混濁的空氣中越飄越遠。

到再遇見爸媽，已是十分鐘之後。他們在保安站崗內錄口供，站崗外圍着一團人，向着一個俯跪地上雙手反綁的外省人使勁的亂踩亂踢。後來我們又隨黃隊長坐警車到派出所錄第二次口供。車上，搶匪就坐我們後面，沒有隔開的鐵欄。那些熟悉的港產片劫匪挾持人質抗警的情景……

口供錄了一個鐘，我看了報告一次，寫得有聲有色！最後還加上「專主補充」一段，說：「對公安同志的迅速協助感激萬分！」

媽也挺叫我羨慕的：她不斷向人炫耀她的男人如何為她拚命追賊。而且，她每次的複述都一字不漏，敘事結構不改……

閒

95.7.31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健康之道飲汽水

以下是出現於一九二三年夏天的「屈臣氏」荷蘭水廣告，內容為一詳盡的「飲汽水時間表」：晨早飲「梳打」，有「洗胃」作用；夜眠飲「沙士」，可助「清血」。上午十一點飲「富強忌廉」，「消暑解渴」；下午四點，「沙示」或「湯力」，「提神清血」。飯前佳飲，推「檸檬」、「沙示」及「甜橙」，開胃消化。飯後喝些「青橙」、「杏仁」，可收「除痰潤肺」之效。至於宵夜，選擇很多。「富強忌廉」、「沙示」、「杏仁」、「桑枝」，可「潤肺」、「解渴」及「助眠」。大概昔日香港華人還未懂得豆奶的好處，又覺鮮牛奶太「大陣仗」的日子，才會對洋人的「荷蘭水」發出各種獨到的東方奇想？文化研究學者及經濟學家的智慧告訴我們，商品價值評定早已超越「供求」調節的規律，還有所謂象徵層次的交換（Symbolic exchange）。二零年代的「屈臣氏」既提供時髦洋化的身分形象，「科學」之餘，又套用東方的醫療觀念及語言，叫用者感到妥貼。這篇廣告大字標明「特有著名化學師考驗」，又刊載於當時一家英文中學的言情勵志、鼓吹愛護中華文化的文宣月刊中，儼然以思想層次的高度招徠。

日光之下無新事。曾幾何時，「一日三餐公仔麵」的廣告幾年前不正是街頭巷尾，現時美國的麥當勞又四處宣傳一日三餐營養配搭的健康餐單，因為——麥當勞 cares for you！

95.8.1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父權猛獸

父親看新聞得悉民進黨連日在公眾場合打架，就切齒痛恨的唾罵：「當眾打架，惹事生非，成何體統？不要得……」父親的叱罵，觸動了我體內的神經樞紐。我瞬即把他對「守秩序」那近乎「潔癖」的執着，**反**對台灣本省人的鄙視，及歸究於他向蔣氏政權執迷不悟的一面倒推崇。那一刻……我又回到十年前的那個暑假。放榜後，念中文中學的妹妹報讀一家左派資金中學的預科班（聽說辦得不錯，也是她唯一的選擇）。父親咆哮：寧可妹妹不上學。我這個剛讀過點書而氣緣的憤怒青年，便破例的與父親唇舌戰起來。翌日，我跑到北京去，在華僑飯店寫信給父親道歉，還告訴他我的不能全「左」也不能偏「右」，是他多年投資我身上的教育成果。

也忘不掉進大學的那個秋天。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明報）事件……父親下禁令我不得參與任何有關的學生活動。像隻出籠鳥，我飛我的方向。在「毛主席悼念會」上好奇的坐了兩個鐘，身邊的人哭不成聲；我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的「疏離感」。父親是慧直的大好人。他不會受高深教育，卻有一般草根的常識頭腦，從身體經驗實際出發，相信叫人民溫飽的才是好政府。也像大部分人，他缺乏站在構成國家社會問題的語境，及建構這些問題的論述以外的立足點去觀察事物。

那個晚上，我碰到的若說是父親，不如說是毛澤東、蔣介石、李光耀……「成何體統」四個字，我裏面半醒半睡的那隻困獸又在咆哮。

朋友到海外公幹幾星期，留下女兒和非傭在香港度假。我這個「姨姨」便間中充充臨時保姆，跟她聊聊，看看卡通。孩子攬着我的臂膀，用成人語氣問：「為什麼你不結婚？為什麼你不生孩子？」

「結婚還可以。生孩子？不。」我說。「為什麼？」孩子追問。「我有這麼多事情要幹，我怎有空好好愛護照顧她？把她生下來又不好好去照顧，那不大好罷？」

「沒問題的。就像我媽媽一樣，下班回家不久就給我買點東西，那便可以。」我立刻想起另一個朋友和她的孩子……

「若果我的娃娃送禮物仍不夠，還要我看守着她，陪她玩等等，又常常哭，那怎好？我總不能不滿意她的表現就把她塞回肚子裏去罷？」

黎肖嫻

自己的天空

95.8.2 童言



「孩子聽罷騎騎的笑起來。」

「那你呢？你想快點大個人？你想生個娃娃？」

「唔……不！不！不！生孩子很痛的。太痛了！」

「孩子認真地說，臉上堆着痛苦的表情。」

「我想繼續做小孩。做大人要『滴、滴』（她指月經）……噫！我怕。」這回換了一臉的厭惡。

（性教育結果？）

孩子很乖巧、獨立。我要抽點時間寫稿，她就讓我躲在一角，不久來拍拍我，向我依一依，望我的稿紙又看看我，便又快快樂樂蹦蹦跳跳的走去娛樂自己。我總隨她背後看……結果，兩行字，我寫了十五分鐘。這回不好了！我的母性在發作？

《夕陽戰士》能在港上映並給受落，本值得高興，然而……原住民族問題是現今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論述中一個重要的課題。自「文化研究」的領域由泛意識形態霸權論移向較焦點化的批判，針對性別（gender）、性向（sexuality）及種族（ethnicity）三者以還，在美洲及澳洲均泛起了翻「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登陸拉丁美洲）舊賬的歷史清算反動風潮。新眼界下，在我們的小學課本中向被尊崇為「發現新大陸」的「偉大航海家」，遂給改讀為西歐殖民侵略基業的先行者。這股挑戰西方歷史觀點主位的醒覺，其結果是深刻的：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基督教長

黎肖嫻

自己的天空

《夕陽戰士》



久以唯一絕對真理自居的深層政治意義。對於美國風光體面的高度文明枕壓着以億萬計的原住民族屠殺，及對他們追求和平、自足、與大自然為一體的文化習俗的殲滅，還有南美洲至今仍身不由己的自我殖民化傾向，在政經文化上對歐美那「毒癮」般的依賴，還有澳洲原住民、北美的「印第安」及黑人（「一四九二」的龐大歷史遺產），淪為現今都會生態中的邊緣人這等事實，我們再不能假裝不知道。

如今，《夕陽戰士》挾潮流的波浪，政治上正確地（politically correct）突出毛里族母親

妻子對暴力的反抗及女兒遭性侵犯後羞愧自盡，卻把複雜的現代性歷史面向，城市化問題下原住民的困局及邊緣性簡化還原為 O.J. Simpson 式的家庭暴力戲劇。夕陽日落西山已成事實。「戰士」卻何曾「旭日」過？

95.8.4



自己的天空

黎尚嫻

影像人生

我已分不出是電影塑造了我的情懷，還是我的情懷選擇了深刻的片段。誠然，伴母親回鄉的情景在目，我明白多點許鞍華的《客途秋恨》、重訪祖母故居，我以為自己進入了《似水流年》的境界……管電影多少成爲我的感恩和客體事物的中介，我只慶幸：在難以言喻的時刻，那些鮮明零散的影像把我在茫然浩瀚中攫住。

《東邪西毒》。大特寫下張曼玉憑欄那張蒼白垂死的臉。若愛情不過權衡高低一場，勝了負了又如何？人生最叫人難受的，莫過於「後悔」、抱憾而終。

《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風雲止息，陰霾解散。極樂的一刻，何懼死亡？

塔可夫斯基的《懷鄉》(Nostalgia)。那提燭的雙手，誓要掩護燭光燃點全程。從旱池的一端走到池的另一端。一次又一次，再接再勵。

《星光伴我行》(Cinema Paradiso)。中年的杜杜獨自在大銀幕前觀賞兒時偷檢藏起來的接吻鏡頭。會心微笑。喪曼的 Perona。舞台劇女演員一天在演出途中驟然住口，從此沉默。凝視再凝視。面面對觀，活着就是凝視。陳德森的《晚九朝五》。Sue 失意醉酒，糾纏中失足墮樓。阿寶背向鏡頭，在天台頂光着屁股。木訥，無語問蒼天。荒謬？不是你選擇生，是死亡等候着你。

95.8-5



自己的天空

黎尚嫻

鬧情緒

這一天終於出現了。我的筆在鬧情緒。它又例行公事的撲在稿紙上，從第一個格子開始爬。筆迅即收到大腦的專業指示：「剛才跟陳講師聊天論到港人的慣性收視的遠因近果有意思！」然後筆聽着大腦把今天行程、走路姿態、達到的終點等向自己一一吩咐。

「電視觀賞最……」筆頓一頓，忽然對大腦那過份周密的藍圖很不屑。筆向來傲氣，討厭別人的擺布。這許多天，筆自問竭盡所能低聲下氣，最振奮的，還數大腦打盹昏睡的時候，可任意飛翔。筆不明白爲何它總要規矩矩有板有眼的服役於大腦充其工具。爲何不能走自己的路？筆生氣。「《救世神棍》之值得……」筆自言自語。不是說放暑假不談專業的嗎？不！「一個不當媽媽的理由。」唔，題目不錯，可是我還未想出第十和第十一個理由！「我承認自己對左翼激進思想特別偏好。」筆重頭再來。「左」「右」問題多複雜，絆着港人的腳大半輩子……筆立時頭痛起來。「今天要找真節牌坊用不着……」這回筆比較滿意，但——糟！又要上廁所。(是這個早上筆的第五次了。)

「我的女朋友有三種……」長話短說，談何容易……筆在歎息，且想起某幾個高峰時刻，難得興起，路越走越明越暢越通，一片新拓天地就在咫尺眼前，正欲攀登乘風而去，卻看見「終止」牌橫臥在前面第五百零一個格子上。

Shout!

45.8.6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曇花一現

一九三四年六月某天，《工商日報》本地消息欄報道一齣以「才妓為題材，名為《侯門小姐》的粵劇首演的熱烈情況。報道引題形容這位與名伶馬師曾搭檔演才妓的女星「初試啼聲便成笑柄」，「舌戰群儒，春風口角……演來遠勝乎杜十娘怒沉八寶箱——收入驚乎最紅之鬥氣姑爺（按：即馬師曾）云。」

想這位女星定必身材冶豔，作風大膽，且落足本錢；否則，她又如何肯為《唐宮恨》（另一齣成名戲）楊玉環一角挖私囊千元，購備「裸浴的絳紗」，以為「溫泉香浴之肉感表演」？而且，以當時的標準，絕對有理由相信她的風頭掉頭不會下於我們這代的形象百變的梅艷芳。一時用京鑼鼓相襯曲白，一時馬嵬坡下紅羅賜花，全場用電光布景，一時陞曲又用最沉之昔士風及梵亞鈴（即小提琴）伴奏，製作上場場創新，唱而優則影。演出大捷，劇團公報二人可能息演粵劇而棲身於電影界，退壇在即，劇團順勢推出一連五晚新劇作告別演，一個月後，馬師曾決定投身飛鷹影業公司，而這位姑娘則赴上海繼續鑽研劇。好些年後，她還終歸流落本地影壇，演上好幾百部電影……三十年如一日，觀眾還是喜愛她的，可是，我們都只記起她癡肥的搞笑樣子，「潑婦罵街為多的「丑角」。有點好奇，知道她有沒有抱怨馬師曾當日棄劇投影，中斷了她人生中另一個可能的故事。我只是如何想也想不出嬌豔的她是什麼模樣。她——是譚蘭卿。

北

45.8.8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未成年」女性

一個星期天早上，我回到一家熟悉的禮拜堂去。崇拜活動完畢，大家便三五成群結伴吃午飯去。約十位在我年紀上下，在教會中當長執領導的專業男士，每次都帶同妻兒在附近一家飯館聚集。聞得他們的「例會」有個怪習慣，就是丈夫坐一桌，太太孩子們另一桌；我的「大女人主義」不由得癢癢起來，想多多了解一下。

起初人未到齊，先行到步的夫婦們都圍坐一枱，談天說地。正談得火熱，其他人漸次到步，「婦女」都退到另一桌讓男人一塊坐。只有我和另外兩位單身女子原封不動。那一刻，對於這三位女單身貴族的「優越」地位，我頗沾沾自喜的；而且有點傲慢的下結論道：女性若成為男人的客體附屬，那是因為她們自己甘心樂意去鞏固那個把她們「他我」化的有形無形制度。坐身旁的男士讀到我臉上的異色便解釋道：「婚後，太太對較理念的東西都沒有興趣去討論……」我更驕傲的說：「我打賭成為別太太之日，我定堅持坐這張枱！」

說罷，有男聲嚷着要點菜，另一把男聲則應和：「已有其中一位太太早給我們打點一切了！」不屑的同時，我聽見背後太太們在興高采烈，暢談着「家務」王國的種種，自享一番天地。忽然，我感到這桌三位嘉賓所受到的特別「照顧」漸漸成為一股壓力。教會中，單身女性往往被視為「未成年」的邊緣人，還未完全的女人。

95. 8.9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我你他與她》

把牀從一個角落移到另一個角落。坐在地上，躺在牀上。把牀站立起來，推着牆。坐在房間的角落。再把牀移動，放另一個位置。躺在牀上。再調校牀的位置。再換一個坐的位置。再換一個坐姿。「自我」尋找「自我」，界定「自我」。在界限分明、長闊有度的實體空間內，不斷去摸索、校正及調整身體的陳設、位置和姿態。不斷重新放置牀，不斷重新設置身體，去建構自我主體。

調動身體就是調動自我。身體才是實存。思維或主體必然地以身體及經驗表達；因此——與笛卡兒式的男性傳統主體觀割裂！（後者以思維超越並獨立於身體；思維是先驗、超越性和超然的。）女性不是反形而上，而是靈體合一。

這是香坦·亞克曼 (Chantal Akerman) 的《我你他與她》(Je Tu Il Elle) 中的女性主義的書寫式宣言。

導演(她)不單展示片中的她(導演自己)如何以身體位置來尋求及確立自我，更以其 *minimalist* 的電影書寫風格去展示片中的「她」，透過「書寫」去經驗和認識自己。兩頁紙完了，重頭再看，又重頭再寫，又另三頁。片中的「他」停不下的說話，去「追述」「解說」他的情、愛、性及苦惱。片中的「她」和「她」卻以現在進行式去展現現性和愛。

從藝術中心走出來有點茫然。電影世界以外可有女性空間？

95. 8. 10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無法超越

大概是因為我不再年少氣盛罷。過去在紐約研究電影的三年，我走過了一度幾經蛻變的思想歷程。

好些年前，我總是身不由己的對激進或任何進步思想特別鍾情。只要是帶着左翼、反傳統、挑戰建制、否定權威名號的，我都趨之若鶩。正義感及反叛的衝動往往是同一股朝氣的面，我也沒好氣去劃清界限。

那個時候，我喜愛拉丁美洲的電影，尤其他們的「貧窮的美學」(aesthetics of the poor)，及那把第三世界的吶喊聲。在傳播學及媒介研究上，我帶着葛培理一般的熱誠去宣揚新馬克斯批判主義傳統的福音，質疑源自經驗學派有關傳媒改變青少年行為的各種假設。我對我的思想，像宗教信仰般去供奉，在理性上去充實自己，在實踐上去下工夫。

然後，我又異常自覺到生長於香港，自幼對西方文化理論那囫圇吞棗的不自覺……要本色化要回歸，該往何處去？

忽然，我很想多「歷史」一點，少些「理論」。

我隻身在美國，在再沒有另一個香港人同行的日子，寫了篇自以為獨有創見的「香港九十年代電影觀察」，論述我們的「殖民」後殖民「歷史」，及現今電影與過去電影的藕斷絲連。然後，我回到香港發現整個城市都在沉重的懷舊空氣中……大概無論我如何經歷個人的變，也總走不出所處時代氣候的框框。要超越談何容易？

9. 8. 11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懷舊·歷史感

我們的城市都在尋找過去，有點癡癡……

尋找氣流的開始，大概可追溯到八十年代的中後期。書坊舖裏納了半輩子的《香港掌故》（共十冊）忽然顯眼起來，接著，各類型袋裝書的「掌故」式寫作如冰雹般擊擊我們的石屎森林。一下子，我們的眼像睜開了點，塘西風月、明星軼事、各種最早最先最大最……成爲我們的新常識。忽然，我們很想知道從前的人吃一份西餐要多貴，搭電車又多少，那些旋律過柔過慢，比我們的生活節奏緩幾拍，及那些只能在發黃的信箋上才傾流的綺麗溫婉細致情調風月，隨着周璇、靜婷等的復活，給我們對勞動過份熱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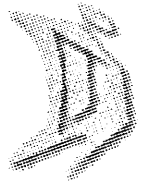
沈加把鎖靜劑……

從前香港歷史就如大會堂頂樓的那些人類考古學發掘出來的盤碗器具或那些含糊得可以的山水畫。……如今，《資本雜誌》於八七年開創了「家族史」記載本地成功商賈家族的先河，然後大眾都急忙點點，併湊了一大堆創造香港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的發蹟史，成爲「新聞」寫作的新類型。大銀幕小螢幕上，跛豪、雷洛等江湖中人構成另一種傳記野史式類型。黑玫瑰與黑玫瑰、難兄難弟、夜半歌聲、不了情、黃飛鴻——連媒介再現所過濾和想像過的真實也成爲追尋的對象。

懷舊不同於歷史感。懷舊是帶着迷惘和失落；追尋的是擬視器物而來的快感。擬視的人在擬視中自足，代替了責任的行動。

和

8. 12. 95



另類色情

黎肖嫻

另類色情

覺得「Pornographic」這個字譯成爲「色情」有點不對。時下講「Pornographic」太着眼於性、挑逗、女體。執法者以「不雅」、「淫褻」等字眼冠上所謂「色情」的物品。三級片不時會看，但最「入心」地「Pornographic」的經驗，如來自Jennis Jones talkshow。這個風靡美國觀眾的節目絕對屬「無暴力、黑社會術語或任何身體裸露」。第一節：找一個給男人拋棄了的女人坐在台上「嘔吐」被棄之苦。第二節：電視台安排下，薄幸郎被「呈堂」與伸冤的女人對答；你怨我，我指責你。也有一兩個男人會疾口否認，宣稱從來沒有愛過那算賬的女人。哭罵聲湊和着主持人及現場觀眾的勸解。第三節：「第三者」男人現任的女友「狐狸精」——「二奶」——也給電視台「搜捕」出場作証。「第三者」和被拋棄的女人公堂上對罵。主持人問「第三者」是否知道男人原先已有女人，爲何知道也奪人所愛。主持人又問被棄的女人還否愛薄幸郎；既知「出局」比繼續好。怨婦總說「仍愛！」的多，而且決定繼續等他回心轉意。怨婦間或會跟「第三者」一同指着自己的肚皮說：「我有了他的骨肉！」或指着對方的說：「你的肚是假裝的！」

Pornographic 的核心意義離不了裸露和偷窺。裸露、偷窺——不一定是胴體。最近，這種血淋淋的感覺又來了，就在每晚無線《城市追擊》及亞視《今日睇真D》節目上那些苦難者對着幾百萬觀眾啜哭的情景。

95.8.13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文明中的蠻荒

這是個無論如何也教我百思不解的情景。

一座只有黑白兩色、形貌似軍部辦事處的兩層高建築物外，圍着一大群人沿建築物外圍的山勢排隊守候着——在炎夏的烈日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鬧終於開啓。我常常想最初設計這座建築物的人是怎樣的心理：彷彿從起首它就是要來唬嚇那些要闖進去的人。我也不明白：這許多年來，四周的景緻都經歷過幾度的遞變，甚至四周地理也隨着不斷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建設而變勢，原先伏在它腳下的建築現在都從高空向它墨黑的頂俯瞰……它——仍保持那府第深嚴的模樣。是有意？無意？無奈？不知所以？……

內進。又是另一種的等候；這回你給擠進一個大房間，坐位前方一片升高了一級的階台上，坐着幾個操縱你前途的判官。台下是忐忑不安的面孔等候屬於自己的判決。

所有曾經到過美國升學的人都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是怎樣的心情。我只能再說：美國人追求的現代科技化形象，跟這兒說的殖民地官府容貌並不一致。在紐約無論看電影或做什麼，總在半個小時前開始有人排隊。美國人的愛排隊跟中國大陸人的不排隊，是同一種的缺乏安全感。想起兩位曾遭拒絕的女朋友——一位因為是單親，另一位因為年過三十而未婚。就這樣，她們的憧憬給淹沒。前幾天，我又目睹……

95.8.14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三種碎屍

對於一代不如一代，人心日益險惡這說法，我絕不同意。在電視上看到六〇年代初由小燕飛主演、在紐約攝取實景的粵語片《紐約碎屍案》（由楚原導演？）。該片描述一個讀書不成、好高騖遠，憑外貌及手段四處詐取女人的溫柔和金錢的飄洋年華人，在兩個女人的同時催逼下，落毒手殺害妻子，碎屍後滅跡，以繼承妻子在唐人街的洗衣店產業，與已懷有身孕的情婦共度下半生。

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部社會倫理劇多於驚駭片式的碎屍奇案。因電影的大部分時間一方面用於男主角在紐約及各大城市實地遊覽，見盡繁華的金山；另一方面則在鋪陳一個充滿道德教義的詭騙故事，要拳動心地善良的婦女勿輕易聽信男人油腔滑調和奉承。整個碎屍謀殺過程不長於一分，而且隨即給警方揭發，電影就此完場。

這個暑假也重溫了麥當雄亞視時期的十大奇案《碎屍案》，對謀殺者的心內掙扎及殺人時候身體與心靈上同時迸發的「暴力」寫得淋漓細致，同時又流露着濃烈的警世心情、道德檢視。也不禁想起不久前的《人肉叉燒包》的展覽式的暴力……

從《紐》到《碎》到《人》，真正改變了的不是殺人者的兇殘程度，而是對事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事實」與「再現」之間延展出百變的辯證關係，構成了另一種「真實」。這真實述說着一個時代的心情、渴望、焦慮、對「事實」的欲拒還迎。

95.8.15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風中絮語



，是你小妹妹的聲音……

編

心泛起了無限悲哀，一陣接一陣的憂憂在抽噎着。問我想說什麼，又是那只能感觸無法言寫的時刻。這是我當初為何悲劇地鍾情於你，我心感覺什麼你總知道。我攬着他發狂地哭。

他總堅持任何思念都是可以陳述發聲的，我們便又比試對維根斯坦的不理解……電話鈴響起，那邊傳來的

涼……
從前你說我是怎樣一個優質女子，要好好珍惜我。現在的他也說我不可多得。我感到有點

。外面的風聲雨聲，我想像得到。
失去常性般扭動的彩色默片。我的心向玻璃默片狂撞。思維盲撞在石屎牆上暈眩了好一陣。
心搖搖欲墜，思維在顛簸。窗框上是一幅群樹

X：
每逢雨天打風天就想起你。今天，我絕對沒準備好。
窗外的風在嘯，雨在打，林木在轟動飄搖。不由得想起你，想起我們一塊兒最刺激快樂的日子，總是有風和雨伴和着。風愈強，雨愈壯，我們就愈發感到傘下那小片受遮蔽的空間是多暖和，愛情追求的就是這些麼？我問自己。只知道，傘子下的是幸福。對自己要求得那麼少，我有點不高興。
玻璃窗後，此刻身處的是穩固寬敞舒適的豪宅。我在書寫，他在看書；輕音樂飛翔於偌大的空間。我的

8.16.95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香港和南歐的影子



他我」。

朋友問我澳門人口有多少？犯罪情況與香港比較又如何？澳門人面對回歸中國為何沒香港

歐洲大陸本土氣味的失落。」

歌下又好像確帶點藝術風情。
「這太像夢了！」朋友說。「就是在今天的南歐，也難得再見這麼南歐的氣氛。現代化和都市化把歐洲景觀一一翻新了，城市都變得過於一律化。這彷彿就是歐洲殖民統治者在南中國故意製造了一片夢幻樂園，把最葡萄牙的東西都安設在其中，讓它成為永遠的展品去彌補

木的桃紅、粉綠、深黃、粉藍……在朋友的驚

高既歐洲又中國的華人住宅。那些在我眼中向來太像玩具積

朋友自外地來港，想順道看看澳門，我便帶着雙重的遊客眼光跟他走一趟。
噴射船還未泊定，朋友看見不遠處山腰上錯落的矮小建築，便雀躍不已。汽車駛進市內，朋友更連聲叫好。
朋友是西班牙人，在美國住了十一年，來到比紐約更繁鬧有效率的香港幾天，自然感到澳門就像家一樣。芸芸各種景貌中，最叫他興奮的就是南歐式的政府建築，以及那些幾層

那些寧靜的街道在哪兒……忽然，我感覺到對於這位近鄰，我知道的是那麼少。我懂的只有大三巴、賭場、峰景酒店……只知澳門是香港影子「

8.17.95



寫在別人的空間上

黎肖嫻

從一種邊界到另一度邊界。紐約到香港到紐約之間，滿綴着的是各種「借來」。借來的KPS會員證、借來的商務書店八折卡、借來的電腦、借來的辦公室、借來的傳真機、借來的權利——港大圖書館給我不少不少的兩個月借閱期限。借來的機會，與電影、文評等江湖俠士碰碰面。

借來的書寫空間，我攔住了自己的掠影，替飛濺無序、浮沉混沌的種種賦予一把聲音。每五百塊方格的天地間，我量度自己的步履、方位、呼吸我的羽翼豐實起來，我的精神隨着體態更顯明確的形骸。

我不是張小嫻、舒琪、李碧華、林超榮或文潔華。環繞着「自己的天空」這塊框框的都是城中名士奇人。我卻待着自己誰也不是，未見經傳，可以隨意些，發點牢騷，表演一下淺薄的理論，讓良心發現一下，自嘲自娛，心情好就 potnographic 點，不妨把揮不掉的往事曝曬一些抒洩一下。無名無姓之樂……難怪我的心又輾轉念着紐約。

8.18.95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清晨早餐

今天，終於可以多睡一點，上午八時才正襟危坐於……昨天、前天（還有明天），都是七時半的錢別早餐約會。我總攜着悵惘的心情前去，坐下來，又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心境。

漢，認識他^①是十五年前的暑假。這桌早餐談話還是我們的第一遭，卻無拘無束、不用探路、不用攀爬蕃薯、不用裝強，漢是個還會隨心的催迫寫信給身邊的妻子，吐露不滿，邀請她的挑戰，又肯直認自己自私的男人。這樣的男人今天已不多見？漢的談話，又讓我重新湊合了他妻子在我心目中模糊了多時的形象——也相識十五年，活潑明朗、感情豐富、帶點無奈的含蓄。今天的她……

紅、基……我們共五人帶着惺忪睡眼圍着一張桌，結賬時才不過八十多元。大家是有點神智不清，不知從何說起，看看手表一分一秒的溜走卻又把走漏了的消息、近況、心情一一傳遞；我只能心裏衷心感激他們。

今天的早上……說實話，我其實起得更早，約會的是自己。六時許起早，把傳真機長長的一串報告收起，寫了一串今天之內要完成的鎖事，又把一串接一串的賬目統計好，然後……蛋已吃光了，只好開罐肥膩的午餐肉，烘過麵包，多士爐，微波爐都拒絕操作！沖咖啡，只有半公分的鮮牛奶，廁紙用光了……連紙手巾也只留下兩片……而且……

19/8/95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夾鐘時刻

朋友一個接一個的來電道別，一個接一個的說不能來送機了。既高興又失望。畢竟，我還是較喜歡做個「經常」旅客，因為只有不常出外的「才」會前來送機，才會每次都要重溫一次情誼之可貴，看誰前來送機才夠膽決定和相信誰是自己的朋友，才會自己重拾自信……

擠不進行李箱的其中一個小包，是好朋友交給我的幾本日記。日記本是我的，是多年前到海外去前夕交給她保管的，現在朋友也到海外去……這小包收到已有大半個月，現在才發現原來我一直沒打開過。是潛意識在作祟？對於重新去接觸這塊自己從前親力書寫的過去，我沒有太大渴望迫切。

許久沒碰的，還有一大束書信，是中學五年期間我和一個小學同學的定期英文書信來往。我很清楚它會躺在那張桌子那個抽屜。依然，我怕接觸過去的陣痛。



8.20.95

自己的天空

黎肖嫻

不再自己的天空

九五夏天的一片晴空還在耀耀着，我的血脈像重新運了一次功，疲累中還正精神煥發，有很多事還未完成……這片天空卻正進入雲霧中遠我而去，成為另一個影子：我只想飛，亦只可以飛……直至重新着陸。

從香港到東京到紐約的天際上，渾沌不振；機艙內的早燥叫人昏昏欲睡，又叫人失眠。以為飛就一定自由，一定翱翔？這片剛鑽進去的無邊天域中，我只感到動彈不得。

橫跨太平洋及美國東西岸之間的國際天空上，人事物忽然都格外的出軌。成田機場上買了杯咖啡，找換的輔幣一半美金一半日元。從東京調來了一大群台灣搭客，看去是富有人家，行動卻很鄉里。就因為他們不大聽得懂英語，不懂得扣上安全帶，又攪着一堆手提行李不知安放哪裏……班機延遲了近半小時才起飛，服務員一臉異色。我也奇怪，這班直航香港及紐約的航機，只有英語和日語播音。那我們這一大群香港台灣人呢？怎麼連一個操華語的服務員也沒有？

回到紐約是一陣肢體的失落。手裏跟着我上路的大小行李四件，二十幾箱寄存朋友家中的書，那些躺在一個用一百五十九美元換來的四個月七呎乘七呎丁方的貯物室內的家具雜物。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深夜一時半走到 East Village 街道上。打開《村聲》週報的「房子出租」欄，再創另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

